

石评梅小说

只有梅花知此恨

冰心
书灵

名誉主编

主编

虹影丛书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石 评 梅 小 说



只有梅花知此恨

2246-7
S56

编 选 黄 红 宇



A0910328

上
海
古
籍
出
版
社

虹影丛书
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



石评梅小说

只有梅花知此恨

编 选 黄红宇
责任编辑 陈宁宁

装帧设计 姜 明

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发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开本 850×1092mm 32开 插页 4
字数 106,000
版别 1999年11月第1版
书号 ISBN 7-5325-2643-7/I·1340

地址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
印刷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
印张 5.5
印数 1-5,000
版次 1999年11月第1次印刷
定价 11.80元

“只 有 梅 花 知 此 恨”

这是夜里十点多钟，潜虬坐在罩了碧罗的电灯下，抄录他部里的公文：沙发旁边放着一个白漆花架，紫玉的盆里正开着雪似的梅花。对面墙上挂一幅二尺多长的金漆钻花玻璃镜框里面的画片，是一个穿着淡绿衫子的女郎，跪在大理石冢前，低了头双手抱着塑在墓前的一个小爱神：后面是深邃的森林，天空里镌着半弯秋月，几点疏星。

潜虬似乎有点儿疲倦，写不了几个字，他就抬起头来，看看这幅画片；有时回头向铜床上望：盖着绣花紫绸棉被的，已经入梦的夫人。

今夜不知为了什么，飘浮在他脑海上的都是那些纤细的银浪，是曾经淹没过他整个心魂的银浪。他无意识的站起来，伸了伸懒腰，遂慢慢踱到那盆梅花跟前，低了头轻轻吻着，一直到清香咽入温暖的心房时，沉醉的倒在沙发上，那时皎洁辉煌的灯光，照着他泛着红霞的面

厝！

这时候忽然客厅的电话铃响，他迷惘中睁开眼惊讶的向四周望了望；停了一息，差人进来说：“周宅请老爷说话。”他想了想说：“问清楚是找我吗？”差人低低的说：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他慢慢踱进那间庄严富丽的客厅，电灯上黄白流苏的光彩，照着他惺忪睡眼；脑海里像白雁似的思潮，一个个由茫远处急掠的飞过！沉思了半晌，才想起他是来接电话的，遂坐在电话旁边的一个玫瑰绒躺椅上。

“喂！你哪儿！找谁！”

“你是谁？呵！你是潜虬吗？……你是八年前北京大学的潜虬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是潜虬……声音很熟。呵！你莫非蕙妹吗？”

“潜虬，我是蕙蕙，我是你西子湖畔的蕙妹。你近来好吗？你一直莫有离开北京吗？咳！潜虬，八年我们莫有通消息了，但是你能想到吗？我们在公园的荷花池前曾逢到一次，崇效寺枯萎了的牡丹前，你曾由我身边过去。”

“蕙妹，真做梦都想不到你今夜会打电话给我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号数呢？”

“今天下午我到朋友家赴宴，无意中我看见一本你们部里的人名录，翻出你的名字，我才知道你原来也在北京，后来我更知道你的住址，和电话号头。”

“蕙妹，想不到今夜我们还有个接谈的机会，咳！我毕业以后，一直就留在北京；后来因为家乡被海寇扰乱的

缘故，民国十二年的八月，我回南把家搬出来。你大概不知道我是死？是活？更不知道我是近在咫尺，还是远在天涯？但是我，在这八年里，我什么都知道你，你是民国十年由天津来到这里，又由西城搬到东城，现在你不是就住在我们这个胡同的北口吗？去年腊月底，有一天我去衙门，过你们门口时，确巧逢见你牵了你那六岁的女孩上汽车；那时你穿着一身素服，面色很憔悴，我几乎要喊你。你自然那能想到风砂扑面，扰扰人海的北京市上，曾逢到你八年前的潜虬呢？我此后不愿再过你门口；因此我去部里时，总绕着路走。蕙妹！蕙妹！你怎么不理我呢？怎么啦！现在你还难受吗？咳！我所以不愿意和你通消息的缘故，就是怕你苦痛！”

“潜虬，你怎知道我怎样消磨这八年呢？我是一点泪一滴血的挨延着。从前我是为了母亲，现在呢我又忍不下抛弃了小孩们。我告诉你，我母亲在去年腊月底已经死了，你逢见我的那一天，我正是去法源寺上祭。我从来不愿意埋怨父母，我只悲伤自己的命运，虽然牺牲的对得住父母，但是他们现在都扔下我走了，世界孤零零的只留着我。”

“蕙妹！何尝不是孤零零的只留着你，你岂不知世界上还有我是在陪着你吗？八年前的黄浦江上，我并不是莫有勇气，收藏起我的血泪沉在那珀石澄澄的江心；那时我毫无牵系，所以不那样做的缘故，当然纯粹是为了你，为了成全你的孝心，我才牺牲了一生幸福，为了使你不念到我的苦痛，我在这世界上才死里救生，这正是为了在这孤零零的世界上陪你。我常想哪怕我们中间有高山，有长

流；但是我相信天边明月，一半是你的心，一半是我的心！现在你不要难受，上帝怎样安排，我们就怎样承受。你的责任，便是爱你的丈夫，爱你的儿女，我的责任，也是爱我的妻子。生命是很快的，转瞬就是地球上我们的末日，光华的火焰终于要灭熄的！”

“我现在很好，很安于我的环境；早已是麻木的人了，还有什么痛苦，不过我常想毁灭我们的过去，但是哪能办到呢？我愿意我永久这样，到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。你近来部里事情忙吗？你很久莫有在报上做文章了。”

“我本想毕业后就回乡村去，这污浊纷纭的政治舞台我真不愿意滥竽唱随；但是我总不愿意离开北京。部里事忙的很，工作烦多是减少繁思的妙法，所以我这八年的生活，大都消磨在这个‘忙’字上。”

“喂！潜虬！子和已在上星期去了上海了，假如这时期，你愿意见到我时，我可以见你……”

“你应该满意现在的隔离，侯门似海，萧郎路人，这是我们的命运；我们是地球上最后的胜利者，我们是爱神特别祝福的人！我现在不能见你，我莫有理由、勇气去见你；你应该知道社会礼教造成的爱，是一般人承认的爱，它的势力压伏着我们心灵上燃烧的真爱。为了这个，蕙妹，我不愿见你；并且以后你连电话都不要打。这是痛苦，已经沉寂了的湖，你让它永久死静好了。蕙妹，你怎么了？蕙妹，你不要难受！呵！你怎么不理我呢？喂！喂！”

沉寂了，一切像秋野荒冢一样的沉寂；潜虬晕倒在那个玫瑰绒的躺椅上，旁边也一样放着一盆桃色的红梅，一

阵阵冷香扑到他惨白的脸上。

（选自 1925 年 3 月 14 日《京报副刊·文学周刊》第十二期）

董 二 嫂

夏天一个黄昏，我和父亲坐在葡萄架下看报，母亲在房里做花糕；嫂嫂那时病在床上。我们四周围的空气非常静寂，晚风吹着鬓角，许多散发飘扬到我脸上，令我沉醉在这穆静慈爱的环境中，像饮着醇醴一样。

这时忽然送来一阵惨呼哀泣的声音！我一怔，浑身的细胞纤维都紧张起来，我掷下报陡然的由竹椅上站起，父亲也放下报望着我，我们都屏声静气的听着！这时这惨呼声更真切了，还夹着许多人声骂声重物落在人身上的打击声！母亲由房里走出，挽着袖张着两只面粉手，也站在台阶上静听！

这声音似乎就在隔墙。张妈由后院嫂嫂房里走出；看见我们都在院里，她惊惶地说：“董二嫂又挨打了，我去瞧瞧怎么回事？”

张妈走后，我们都莫有说话；母亲低了头弄她的面手，父亲依然看着报，我一声不响的站在葡萄架下。哀泣

声，打击声，嘈杂声依然在这静寂空气中荡漾。我想着人
和人中间的感情，到底用什么维系着？人中间的怨
仇，到底用什么纠结着？我解答不了这问题，跑到母亲面
前去问她：

“妈妈！她是谁？常常这样闹吗？”

“这些事情不希奇，珠，你整天在学校里生活，自然看
不惯；其实家庭里的罪恶，像这样的多着呢。她是给咱挑
水的董二的媳妇，她婆婆是著名的狠毒人，谁都惹不起
她；耍牌输了回来，就要找媳妇的气生。董二又是一个糊
涂人；听上他娘的话就拼命的打媳妇！隔不了十几天，就
要闹一场；将来还不晓的弄什么祸事。”

母亲说着走进房里去了。我跑到后院嫂嫂房里，刚
上台阶我就喊她，她很细微的答应了我一声！我掀起帐
子坐在床沿，握住她手问她：

“嫂嫂！你听见莫有？那面打人！妈妈说是董二的
媳妇。”

“珠妹！你整天讲妇女问题，妇女解放，你能拯救一
下这可怜被人践踏毒打的女子吗？”

她说完望着我微笑！我浑身战栗了！惭愧我不能向
她们这般人释叙我高深的哲理，我又怎能有力拯救这些
可怜的女同胞！我低下头想了半天，我问嫂嫂：

“她这位婆婆，我们能说进话去吗？假使能时，我想
请她来我家，我劝劝她；或者她会知道改悔！”

“不行，我们刚从省城回来时，妈妈看不过，有一次叫
张妈请她婆婆过来，劝导她，当时她一点都不承认她虐待
媳妇，她反说了许多董二媳妇的坏话。过后她和媳妇生

气时，嘴里总要把我家提到里边，说妈妈给她媳妇支硬腰，合谋的要逼死她；妹！这样无智识的人，你不能理喻的；将来有什么事或者还要赖人，所以旁人绝对不能干涉他们家庭内的事！咳！那个小媳妇，前几天还在舅母家洗了几天衣裳，怪可人的模样儿，晓的她为什么这般薄命逢见母夜叉？”

张妈回来了。气的脸都青了，喘着气给我斟了一杯茶，我看见她这样忍不住笑了！嫂嫂笑着望她说：

“张妈！何必气的这样，你记住将来狗子娶了媳妇，你不要那么待她就积德了。”

“少奶奶！阿弥陀佛！我可不敢，谁家里莫有女儿呢；知道疼自己的女儿，就不疼别人的女儿吗？狗子娶了媳妇我一定不歪待她的，少奶你不信瞧着！”

她们说的话太远了，我是急于要从张妈嘴里晓的董二嫂究竟为了什么挨打。后来张妈仔细的告诉我，原来为董二的妈今天在外边输了钱。回来向她媳妇借钱，她说莫有钱；又向她借东西，她说陪嫁的一个橱两个箱，都在房里，不信时请她去自己找，董二娘为了这就调唆着董二打他媳妇！确巧董二今天在坡头村吃了喜酒回来，醉醺醺的听了他娘的话，不分皂白便痛打了她一阵。

那边哀泣声已听不到，张妈说完后也帮母亲去蒸花糕，预备明天我们上山做干粮的。吃晚饭时母亲一句话都莫有说，父亲呢也不如经常高兴；我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荡漾起已伏的心波！那夜我莫有看书，收拾了一下我们上山的行装后，很早我就睡了，睡下时我偷偷在枕上流泪！为什么我真说不来；我常想着怎样能安慰董二嫂？

可怜我们在一个地球上，一层粉墙隔的我们成了两个世界里的人，为什么我们无力干涉她？什么县长？什么街长？他们诚然比我有力去干涉她，然而为什么他们都视若罔睹，听若罔闻呢！

“十年媳妇熬成婆”，大概他们觉的女人本来不值钱，女人而给人做媳妇，更是命该倒霉受苦的！因之他们毫不干涉，看着这残忍野狠的人们猖狂，看着这可怜微小的人们呻吟！是环境造成了这个习惯，这习惯又养了这个狠心。根本他们看一个人的生命，和蚂蚁一样的不在意。可怜屏弃在普通常识外的人们呵！什么时候才认识了女人是人呢？

第二天十点钟我和父亲昆姪坐了轿子去逛山，母亲将花糕点心都让人挑着。那天我们都高兴极了！董二嫂的事，已不在我们心域中了！

在杨村地方，轿夫们都放下轿在那里息肩，我看见父亲怒冲冲的和一个轿夫说话，站的远我听不真，看样子似乎父亲责备那个人。我问昆姪那个轿夫是谁？她说那就是给我们挑水的董二。我想到着父亲一定是骂他不应该欺侮他自己的女人。我默祷着董二嫂将来的幸福，或许她会由黑洞中爬出来，逃过野兽们蹂躏的一天！

我们在山里逛了七天，父亲住在庙里看书，我和昆姪天天看朝霞望日升，送晚虹迎月升，整天在松株青峰清溪岩石间徘徊。夜里在古刹听钟声，早晨在山上听鸣禽；要不然跑到野草的地上扑捉蝴蝶。这是我生命里永不能忘记的，伴着年近古稀的老父，偕着双鬓未成的小姪，在这青山流水间，过这几天浪漫而不受任何拘束的生活。

七天后，母亲派人来接我们。抬轿的人换了一个，董二莫有来。下午五点钟才到家，看见母亲我高兴极了，和我由千里外异乡归来一样；虽然这仅是七天的别离。

跑到后院看嫂嫂，我给她许多美丽的蝴蝶，昆姪坐在床畔告诉她逛山的所见，乱七八糟不知她该告诉母亲什么才好。然而嫂嫂绝不为了我们的喜欢而喜欢，她仍然很忧郁的不多说话，我想她一定是为了自己的病。我正要去，张妈揭帘进来，嘴口张了几张似乎想说话又不敢说，只望着嫂嫂；我奇怪极了，问她：

“什么？张妈？”

“太太不让我告小姐。”

她说着时望着嫂嫂。昆姪比我还急，跳下床来抱住张妈像扭股儿糖一样缠她，问她什么事不准姑姑知道？嫂嫂笑了！她说：

“其实何必瞒你呢；不过妈因为你胆子小心又软，不愿让你知道；不过这些事在外边也很多，你虽看不见，然而每天社会新闻栏里有的是，什么希奇事儿！”“什么事呢？到底是什么事？”我问。

张妈听了嫂嫂话，又听见我追问，她实在不能耐了，张着嘴，双手张开跳到我面前，她说：

“董二的媳妇死了！”

我莫有勇气，而且我也想不必，因之我不追问究竟了。我扶着嫂嫂的床栏呆呆地站了有十分钟，嫂嫂闭着眼睛，张妈在案上检药包，昆姪拉着我的衣角这样沉默了十分钟。后来还是奶妈进来叫我吃饭，我才回到妈妈房里。

妈妈莫有说什么，父亲也莫有说什么，然而我已知道他们都得到这个消息了！一般人认为不相干的消息，在我们家里，却表示了充分的黯淡！

董二嫂死了！不过像人们无意中践踏了的蚂蚁，董二仍然要娶媳妇，董二娘依然要当婆婆，一切形式似乎都照旧。

直到我走，我再莫有而且再不能听见那哀婉的泣声了！然而那凄哀的泣声似乎常常在我耳旁萦绕着！同时很惭愧我和她是两个世界的人，我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太微小了，我是贵族阶级的罪人，我不应该怨恨一切无智识的狠毒妇人，我应该怨自己未曾指导救护过一个人。

（选自 1925 年 11 月 25 日《京报副刊·妇女周刊》第五十号）

弃妇

一个清晨，我刚梳头的时候，琨妹跑进来递给我一封信，她喘气着说：

“瑜姐，你的信！”

我抬头看她时，她跑到我背后藏着去了，我转过身不再看她，原来打扮的非常漂亮：穿着一件水绿绸衫，短发披在肩上，一个红绫结在头顶飞舞着，一双黑眼睛藏在黑眉毛底，像一池深苍的湖水那样明澈。

“呵！这样美，你要上那里去，收拾的这样漂亮？”我手里握着头发问她。

“母亲要去舅妈家，我要她带我去玩。上次表哥给我说的那个水莲公主的故事还未完呢，我想着让他说完，再讲几个给我听。瑜姐，你看罢，回来时带海棠果给你吃，拿一大篮子回来。”说到这里她小臂环着形容那个大篮子。

“我不信，母亲昨天并莫说要去舅妈家，怎么会忽然

去呢？”我惊疑地问她。

“真的，真的，你不信去问母亲去；谁爱骗你。母亲说，昨夜接着电报，姥姥让母亲快去呢。”她说着转身跑了，我从窗纱里一直望着她的后影过了竹篱。

我默想着，一定舅妈家有事，不然不会这样急促的打电报叫母亲去。什么事呢？外祖母病吗？舅父回来了吗？许多问题环绕着我的脑海。

梳好头，由桌上拿起那封信来，是由外埠寄来的，贴着三分邮票，因为用钢笔写的，我不能分别出是谁寄来的。拆开看里面是：

瑜妹：

我听说你已由北京回来，早想着去姑母家看望你，都因我自己的事纠缠着不得空，然而假使你知道我所处环境时，或许可以原谅我！

你接到这信时，我已离开故乡了，这一次离开，或者永远莫有回来的机会。我对这样家庭，本没有什么留恋；所不放心的便是茹苦含辛，三十年在我家当奴隶的母亲。

我是踢开牢狱逃逸了的囚犯，母亲呢，终身被铁链系着，不能脱身。她纵然爱我，而恶环境造成的恶果，人们都归咎到我的身上；当我和这些恶势力宣战后，母亲为她不肖的儿子流了不少的泪，同时也受了人们不少的笑骂！

我更决心，觉着母亲今日所受的痛苦，便是她将来所受的痛苦；我无力拯救母亲现实的痛苦，我确有

力解除她将来的痛苦；因之我才万里外归来，想着解放她同时也解放我，拯救自己同时也拯救她。

如今我失败了，我一切的梦想都粉碎了！我将永远得不到幸福，我将永远得不到愉快，我将永远做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，我命运定了之后，我还躊躇什么呢？我只有走向那不知到何处是归宿的地方去。

我从前确有一个梦想，这个梦想像一个毒蟒缠绕着我，已经有六年了。我孕育了六年的梦想，都未曾在任何人面前泄露，我只隐藏着，像隐藏一件珍贵的东西一样的，我常愿这宝物永远埋葬着，一直到黄土掩覆了我时，这宝物也不要遗失，也不要现露。这梦想，我不希望她实现，我只希望她永久作我的梦想。我愿将我的灵魂整个献给她，我愿将我的心血永远为她滴，然而，我不愿她知道我是谁？

我园里有一株蔷薇，深夜里我用我的血我的泪去灌溉她，培植她；她含苞发蕾以至于开花，人们都归功于园丁，有谁知是我的痴心呢！然而我不愿人知，同时也不愿蔷薇知。深夜，人们都在安息，花儿呢也正在睡眠；困之我便成了梦想中的园丁。

我已清楚的认识了自己的命运，我也很安于自己命运而不觉苦痛；但是，这时确有一个为了我为了她自己，受着极沉长的痛苦，是谁呢？便是我名义上的妻。

我的家庭你深知。母亲都是整天被人压制驱使着作奴隶，卅年到我家，未敢抬起头来说句高声话。祖母脾气又那样暴烈，一有差错，跪在祖宗像前一天